生經卷第四

西晋三藏竺法護譯

安

佛說水牛經第三十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
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尒
時佛告諸比丘乃昔去世有異曠野
閑居彼時有水牛王頓止其中遊行
食草而飲泉水時水牛王與衆眷屬
有所至湊獨在其前顔貌姝好威神
巍巍名德超異忍辱和雅行止安詳
有一獼猴住在道邊彼見水牛之王
與眷屬俱心生忿怒興于嫉妒便即
揚塵瓦石以坋擲之輕慢毀辱水牛
默然受之不報過至未久更有一部
水牛之王尋從後而来獼猴見之亦
復罵詈揚塵瓦石打擲後一部衆見
前牛王默然不報效之忍辱其心和
悅安詳雖歩受其毀辱不以為恨是
等眷屬過去未久又有一水牛犢尋
從後来隨逐羣牛於是獼猴逐之罵
詈毀辱輕易是水牛犢懷恨不喜見
前等類忍辱不恨亦復學效忍辱和

柔去道不遠大藂樹間時有樹神遊居
其中見諸水牛雖被毀辱忍而不瞋問
水牛王卿等何故覩此獼猴猥見罵
詈揚塵瓦石而反忍辱默聲不應此
義何趣有何等意又復以偈而問之曰
卿等何以故　忍放逸獼猴　過度於兇惡
等觀諸苦樂　後来亦仁和　坐起而安詳
皆能受忍辱　彼等尋過去　諸角默撾杖
建立衆墮落　又示恐懼義　默无加報者
水牛報曰以說偈言
以輕毀辱我　必當加他人　彼當加報之
尒乃得拯患
諸水牛過去未久有諸梵志大衆群
輩仙人之等順道而来時彼獼猴亦
復罵詈毀辱輕易揚塵瓦石以坋擲
之諸梵志等即時捕捉以脚蹹煞之
則便命過於是樹神即復頌曰
罪惡不腐朽　殃熟乃遭患　罪惡已滿足
諸殃不爛壞
佛告諸比丘欲知尒時水牛王者即
我身是為菩薩時墮罪為水牛為牛
中王常行忍辱修四等心慈悲喜護
自致得佛其餘水牛諸眷屬者諸比

生經卷第四　第三張　要

丘是也水牛之犢及諸梵志仙人者
則精信士居家學者其獼猴衆則得
菩屋捷師本末如是具足究竟各獲
所行善惡不朽如影隨形響之應聲
佛說兎王經第二十一
聞如是一時佛遊於舍衛祇樹給孤
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
佛告諸比丘昔有兎王遊在山中與
羣輩俱飢食果蓏渴飲泉水行四等
心慈悲喜護教諸眷屬志令仁和勿
為衆惡畢脫此身得為人形可受道
教時諸眷屬歡喜從教不敢違命有
一仙人處在林樹食噉果蓏而飲山
水獨處修道未曾遊逸建四梵行慈
悲喜護誦經念道音聲通利甚音和
雅聞莫不欣於時兎王往附近之聽
其所誦經意中欣踊不以為猒與諸
眷屬并齎果蓏供養道人如是積日
經月歷年時冬寒至仙人欲還到於
人間兎王見之普衣取鉢及鹿皮囊
并諸衣服愁憂不樂心懷戀恨不欲
令捨來對之淚出問何所趣在此日
日相見以為娛樂飢渴忘食如從久

毋願一留意假止莫發仙人報曰吾
有四大當慎將護今冬寒至果蓏已
盡山水冰凍又无巖窟可以居止適
欲捨去依處人間分衛求食頓止精
舍過冬寒已當復相就勿以悒悒兔
王眷曰吾等眷屬當行求果遠近募
索當相給足願一屈意愍傷見濟假
使捨去憂感之戀或不自全設使今
日无有供具便以我身供上道人道
人見之感惟哀念慈之至心當柰之
何仙人事火前有生炭兔王心念道
人可我是以默然便自舉身投於火
中火大熾盛適墮火中道人欲救尋
已命過命過之後生兜術天於菩薩
身功德特尊威神巍巍仙人見之為
道德故不惜身命愍傷憐之亦自剋
責絕穀不食尋時遷神處兜率天佛
告比丘欲知尒時兔王者則我身是
諸眷屬者今諸比丘是其仙人者定
光佛是吾為菩薩勤苦如是精進不
懈以經道故不惜軀命積功累德无
央數劫乃得佛道汝等精勤无得放
逸无得懈怠斷除六情如救頭燃

無所著當如飛鳥遊於虛空佛說如

生經卷第五　第五張

是莫不歡喜

佛說無懼經第二十二

昔者有人作性仁賢修奉經戒精進
守德每生自剋行无過惡一身遵行
為天下則行来四輩息意休椷行正
不迷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
无所悕望以法自衛行来同學无有
異計若有法會輒往聽經不以厭惓
念佛功德如来至真等正覺明行成
為善逝世間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
師為佛世尊流布弘恩敷法之義唯
志无為法本柔潤法香普熏十方志
闇去惡就善居家為穢出家無弊志
常思法以法為務勤誦經法循服甘
露法為道藥多所療治法為橋梁通
諸往返法為舟船度諸未度法為日
月晝夜照明去諸窮冥陰蓋消除觀
於无形又信聖衆衆中學者猶如衆
流趣於大海聖衆之中或得道跡或
得往来或獲不還或成无著緣覺果
證或行菩薩至不退轉一生補處无
上正真亦由是生此則無極至深道

海菩薩所奉周旋往来度脱一切摩
不興載道慧高妙无所罣碍其人每
行出入四輩常宣三寶身自歸命并
化一切常尊三事一曰興立功德修
治佛寺二曰誦經念道宣布典教三
曰一心定意而无放逸奉四等心慈
悲喜護行空无想无願之法解了善
權隨時化人使發道意其人年長命
欲終時四輩衆學及諸親里五種諸
家咸往問訊將无恐怖要心勿懼其
人即以偈荅衆人
吾業損衆惡奉行諸功德令身以是故
无一恐畏心猶如有橋梁柱强上下堅
如人乘牢船欲度至彼岸
衆人聞之悉共欣悅代之踊躍其人
命盡壽終之後生兜術天稽首弥勒
得不退轉與諸菩薩講經論法開化
不逮
佛說五百幼童經第二十三
聞如是一時佛遊波羅柰國與大比
丘衆千二百五十人及諸菩薩俱尒
時五百幼童行步遊戲同心等意相
結為伴日日共行一體無異一日不

見猶如百日甚相敬重彼時一日俱
行遊戲近於江水興沙塔廟各自說
言吾塔甚好卿效吾作其五百童雖
有善心宿命福薄時於山中天大卒
雨積水流行江水大漲流溢出外漂
沒五百諸戲幼童水中溺死墮手隨
流衆人見之莫不歎惜各心念言可
憐可憐父母舉聲悲哀大哭不能自
勝求索死喪不知所在益用悲酷時
衆人往反諸比丘具白佛意佛告衆
人各豫知之宿命不請呼諸父母告
之莫恐此兒五百世宿命應然今雖
壽終生兜術天皆同發心為菩薩行
佛放威神顯其光明令其父母見子
所在佛時遙呼五百童来尋時皆来
於虛空中散花供佛下稽首礼自歸
命佛蒙世尊恩雖身喪亡得生天上
見弥勒佛唯加慈澤化諸不逮佛言
善哉卿等快計知道至真興立塔寺
因是生天既得生天見於弥勒諮受
法誨佛為說法咸然歡喜立不退轉
各白父母勿復愁憂人各有命不可
稽留努力精進以法自修人在三界

猶如繫囚得道度世乃得自由歸命 生經卷第二 第六張 安
三寶脫于三流發菩薩心乃得長久
遊四使水度脫四瀆父母聞之悉從
其教皆發道意時諸天子稽首足下
違佛三匝作礼而退忽然不現還兜
率天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毒草經第三十四
昔者一國有大藂樹樹木条天无折
傷者中有樹神明達義理出入行節
與衆不同四方來趣經歷樹木時樹
神悅豫恣人所欲採果薪草不以為
根蔭凉泉水服者大安時有一鳥他
方口含弊惡毒草飛過此樹因投其
上適墮上枝毒侵其樹尋枯過半時
藂樹神心自念言此毒寂覓適墮樹
上須臾之間令半樹枯日未至中未
盡冥頃如是悉枯未滿十日悉皆毀
死此藂樹木當柰之何去斯毒害時
虛空中有天神曰如是不久有明人
來歷遊道路過斯藂樹鄉取樹間所
藏金雇掘此毒樹盡其根株令元有
餘尒乃永安設不尒者日未冥頃毒
樹盡枯悉及藂樹樹神聞之因化人

深往於路側待之已到即語其人吾
有金藏當以相賜須掘毒樹明索其
根其人聞得重金藏實即言唯諾便
前掘之盡其根原樹神喜悅尋與金
藏其人取去家居致富樹神歡然得
離毒難衆果樹長安花果茂盛不廛毒
患諸罪皆散佛言衆樹者謂三界樹
神者謂發意菩薩也鳥從他方取毒
果者謂魔事衆想從无明致虛空神
者如來至真等正覺也教諸學者不
從魔法當順善友菩薩大士脩同志
者乃拔三垢衆勞之厄掘樹盡根謂
消婬怒愚癡之冥設不介者溺在三
處罪蓋自覆无有威勢拯濟衆生生
死之惱得賜藏者謂道法藏菩薩大
士展轉相助成猶萬川流合于大海
樹神欲然悉無憂患還處樹者以能
逮得无所從生大衆法忍因往二界
廣度一切得實喜樂家居富者以得
總持六度无極三十七品脩四等心
四恩十力相好四无所畏諸根寂定
為无限寶道富无量還歸家者解歸
本淨真道之際也示現佛身廣宣道

化開度十方靡不蒙恩

生經卷第四 第十張 安 寺

佛說鼈喻經第三十五

昔者有一鼈王遊行大海周旋往來
以為娛樂時出海邊水際而臥其身
廣長邊各六十里而在其上積時歷
日蘇息陸地而不轉移時有賈客從
遠方來遙視見之謂是可依水邊好處
高陸之地五百賈客車馬六畜有數
千頭皆止頓上炊作飲食破薪燃火
飼諸牛馬騾驢駱駝行來臥起放時
鼈王身遭火燒欻作擾動因即移身
馳入大海遊走東西火害不息賈人見
之謂地為移海水流溢悲哀呼嗟今
定死矣當柰之何鼈身苦痛不能復
忍因沒其身入大水中溺煞衆人牛
馬六畜皆共併命菩薩時告諸弟子
曰假喻引譬以解其意遠來估客
謂三界人五百群衆謂五陰六衰諸
入之難鼈身廣長各六十里者謂二
六牽連十二因緣輪轉无際周流五
趣无一懈息燃火炊作為食具者謂
三毒熾盛情欲發興鼈馳走入大海水
者謂犯十惡沒溺三惡地獄餓鬼畜

生之中苦不可言是故如来降其聖
德无極大慧往返生死救濟危厄罪
所覆蓋盲冥不解顯示法燿令心開
闓咸發无上正真道意

佛說菩薩曾為鼈王經第三十六

昔者菩薩曾為鼈王生長大海教化
諸類子民群衆皆修仁德王自奉正
行四等心慈悲喜護愍於衆生如母
抱育愛于赤子遊行海中勸化不逮
皆欲使安衣食充備不令飢寒其海
深長邊際難限而患周至靡不更歷
以化危厄使衆罪索於時鼈王出海
㳂外在邊卧息積有日月其背堅燥
猶如陸地高燥之土賈人遠来見之
高好因止其上破薪燃火炊作飲食
繫其牛馬莊物積載車乘衆諸皆著
其上鼈王見之被火焚燒楚炙其背
車馬人從咸止其上困不可言欲趣
入水畏害衆賈為墮不仁違失道意
適欲強忍痛不可言便設權計入海
淺水自漬其身除伏火毒不危衆賈
兩使无違果如意念輙設方計衆賈
恐怖謂海水漲潮水卒至吾等定死

悲哀呼嗟歸命諸天釋梵四王日月
神明願以威德唯見救濟鼈王見然
心益愍之因報賈人慎莫恐怖吾被
火焚故捨入水欲令痛息今當相安
終不相危衆賈聞之自以欣慶知有
活望俱時發聲言南无佛鼈興大慈
還負衆賈移在岸邊衆人得脫靡不
歡喜遥拜鼈王而歎其德尊為橋梁
多所過度行為大舟載越三界設得
佛道當復救脫生死之厄鼈王報曰
善哉善哉當如來言各自別去佛言
時鼈王者我身是也五百賈人五百
弟子舍利弗等是追識宿命為弟子
說咸令修德

佛說毒喻經第三十七

昔者有一家家喜行毒一行毒已家
中得富宿命罪福自令其然一國惡
之不敢往來與共從事畏見危害一
國遠之行求子婦無肯與者各各相
令此行毒家世之冣惡不順義理欲
害人命設與婚姻行毒无處多來危
人是故遠之猶離劇賊與人鬬手
拳相加尚有強弱行毒之家默然以

與人卒被此害命不可救咸共令
知皆遠離之无與從事其人国極遍
求子婦无肯與者因行他國千餘
里外求其子婦其人家富既復豪貴
婦家貧賤且復不貴見彼家富貪與
其女不行毒蠱益入財物尋迎婦来
在家行礼威儀悉備不失婦礼出入
應節時其家中耗損不諧當行毒
害乃得富耳姑嫜勅婦令其行毒害
教某人吾家本業自應其然婦聞慈
憂白姑嫜曰我家行慈初无加害不
住行毒死死不犯姑嫜罵詈不肯受
教因語毒神令取此婦不行毒藥以
加害人而不肯從當柰之何毒神荅
曰吾當化之令不違教毒神便往化
為毒虵来趣其婦其婦恐怖不知所
至或現頭上食現其前飲現器中卧
現牀上行步逐後其婦恐怖不知所
到羸瘦骨立不能飲食毒神勅之令
行毒藥乃相置耳窮困无計可之從
教手時本土此舍有人到此國邑見
其女身羸瘦不安以用愕然何故如
是女具語意還到我家宣白父母令

疾迎我不尒載死人還具說父母聞 生經第四 第十張
之愁慼情憒父嚴車馬疾行迎女到
其鄉土具喻姑婥女母悲泣夙夜思
女故遣迎之當聽相見不久來還姑
婥聽去父載女還便語姑婥鄉家行
毒吾奪汝女不復相與設共諍者自有
官法應得尒此是滅門之憂不肯聽
者棄行毒事乃相還婦夫婦共議此
婦端正世之希有不可棄之寧棄毒
業又官家聞便相危害便止毒業與
其約㫄不敢復犯遣棄毒神家中遂
安其毒神者謂四魔行毒求富謂諸
魔天惡鬼神輩日日迎婦國中人民
不肯與者又謂其人不從魔教迎婦
者行到他方求以為人便取得婦者
謂深法教使行毒不從言者覺知魔
不墮五陰使人還歸語父母者謂從
般若善權之教又執將歸謂從本无
令其女𥂕止毒乃與女者謂去三毒
衆妄想求應四等因六度无極善權
方便一切得度三界至於正真无極
之慧
佛說誨子經第三十八

昔者有人父早命過少小孤寡獨與
母居未被教勅出入不節不拘礼教
違失先聖典籍之誨不肯學問諮受
經法唯以愚伴迷惑之衆以為徒類
嗜酒慱戲高抗華飾有表无裏放恣
情慾嗑天雅步不以孝順修德經心
當用立身犯衆悪口言麁獷心念
毒害不念所生親之遺教唯以非法
乱行為業母甚患之因欲教勅示其
至䆒威儀法節令敗心行慎身護口
奉先聖典修其祖父所生之則敬受
世尊无極之道因以慈意演出妙誨
而告子曰

子常行柔和　結伴從善友　恒宣喜勸助
長脩正法化

子又問母曰

若常行柔和　以何為尒乎　設結善友者
何用為增益　假恒宣勸助　何為修此義
長脩正法化　何所有加施

母告子曰

若常行柔和　衆人所愛敬　設結善友者
堅住无能動　恒宣勸助者　致獲大財富
長脩正法化　壽終生天上

子白母曰善哉親教其誨无上其法
无限巍巍難量不可稱載吾之愚冥
其日久矣背恩向偽不識至真迷於
容色惑于種姓自謂才智不明謂明
不達謂達不別尊卑親之明誨賤善貴
惡不惟孝養慈親之德捨厚就薄愚伴
為侶遂使致是癡惑日甚賴蒙親化
顯以慈仁垂流恩澤乳養之本轉令
興隆通于十方啓受頂奉不敢遺忘
子稽首謝修行親命終始无違子如
法進常行柔和一國宗焉擇善為友
无能侵焉恒行勸助合偶離別和合
鬪諍大得供遺財寶无量稽首歸佛
奉受五戒修行十善諸天衛護國主
聞之召為大臣王告之曰朕聞德行
一國悅之故以相命國无良臣唯為
良輔使土清寧四國歸德尒乃顯榮
其人曰諾不敢違聖唯恐薄德不副
功教為慙愧可違負聖教黎庶怨望
所以自難不敢順命王曰觀仁言行
舉動進止果能辦之故相召耳其人
默然之為大臣王復告曰甚許國王
奉時與吾親視无二猶如一體有傳

曰著兩頭相闘令身相失年月時久
各不廢事无能解者欲卿身躬自往
和使如故當重相賜財寶重位其人
白諸國取家財供作美饌又賫寶物
往詣彼國跪拜陳謝素自闇塞被蒙
天潤為王所使遣此飲食金銀珍寶
以貢大王前者謬誤舉動不當相失
聖意從來闊别積累年載慙愧羞恥
踧踖无顏故遣貢遺願恕殃釁原其
罪過其王聞之心中欣然亦返責己
吾亦有意欲得和解無能發者使彼
興意先來相謝是吾不逮之所致也
便手執筆作書報之惟别歷載不得
言面每思舊好何日捨懷中閒隔絶
不及所致不見忽損復遣賢臣美供
瓌琦以相謝矣剋抱来意終始不忘
願一同會及散之適今寄珍琦是身
所有貴致微心言面乃叙彼王得之
歡然无量剋期會同快共相娯寮本
所失盖不足言傳者過差乃致此患
以為民國友親意厚急緩相救自遣
大臣名不可計寶增益其位何難白
佛言毋之至教莫能大焉佛言至哉復

生經卷第四　第十八張　安

問佛言將來之世皆承此教乎佛言
有從不從所以者何將來之世人民
悖亂貴惡賤善放逸情意自欲害君
子欲二親弟子危師不念弘德乳養
之恩欲令其沒獨見奉事嫉妬其師
猶如怨家罪莫大焉所以者何弟子
後世在前陽供在後欲攻心不與同
師出天下宣傳道化度脫一切反憎
惡之罪中之罪不可為喻後世德人
時時有耳天下樹多香樹希有香草
尠生少少山地出金寶耳好人行德
亦復如是惡人行時伴黨相隨識真
者少弥勒佛時德人乃多貴善賤惡
无有偏黨道德盈盈不可稱量脩德
無上不為罪殃孝親敬君奉承師長
歸命三寶三乘興隆三毒消索所度
無量皆使得道阿難聞之悲喜交集
將來末世乃有此患不如出野愚民
處人勝此輩者能知去就進退之宜
稽首而退

佛說負為牛者經第三十九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
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及

衆菩薩時佛明旦著衣手執應器入 生經卷第四 第九張 安
城分衛時遠方民將一大牛肥盛有
力賣與此城中人城中人買以出之
欲以煞之在城門中與佛相遇其主
見牛既大多勢畏犇突故請十餘人
將牛共行牛遥覩佛心中悲喜絶靷馳
逆數十人救救不能制走趣如来如
来則知憶本宿命阿難見之前欲摶
耳逐之一面恐觸如来一切衆人亦
懔恐懼畏来傷佛佛告阿難聽之来
勿得呵之牛徑前往趣佛屈前兩脚
而鳴佛足涙出交横口自演言唯然
世尊加以大哀救濟危厄令脫此難
今是其時大聖難遭億世時有所以
出者為衆生故唯垂弘慈一見濟拔佛
言善哉甚可愍哀意之迷人乃值斯
患阿難從天龍鬼神人民莫不愕然
甚怪所以畜生之類自歸天尊阿難
長跪前問聖尊此牛見佛何故自歸
本末云何佛言乃往過去久遠世時
有轉輪王王四天下千子七寶治以
正法不枉萬民天下太平人民安寧
五穀豐盈又有四德視民如子民奉

猶父沙門梵志長者人民莫不啓親
身未曾病永得安寧四域宣德徹
十方時轉輪王遊觀四方還欲歸宮
時見古世一親親人而為債主所見
拘繫縛在著樹而不得去時轉輪王
七寶侍從停住不進怪之所以遙見
故舊為人所拘負五十兩金令不得
去聖王報之解之令去當倍卿百兩
金其人白曰吾復轉負其百兩金當
以償之不能捨置聖王即勑諸臣下
到宮與其百兩金臣下言諾即解債
主得還歸家其人數數詣王宮門求
金不得債主求之避不知處遂在生
死周旋往来无數之劫不償所負至
于今世墮此牛中所債所賣數千兩
金故来歸佛宿緣所牽佛語阿難時
轉輪王則我身是其債主者此牛是
佛為聖王保之為償賣不與之故来
歸佛求索債救佛告牛主佛為卿行分
衛償償牛主不肯還欲得牛佛復重
告吾稱牛身斤兩輕重與若干斤金
故不肯矣時釋梵天俱来下叉手白
佛佛勿分衛所欲得金爲千億兩吾

等致之布兩牛皮釋梵四王積累金（生經卷第四）（第五張）（安）
寶滿兩牛皮尒乃各羅牸牛到祇洹
中入其中門觀察佛身及聖衆梵諸
菩薩德巍巍无量光光堂堂猶星中
月威神照遠不可稱計因時思惟念
佛法衆七日命盡忽生天上尋憶自
識宿命世尊功德未還人間散華供佛
報其恩德稽首佛足佛為說經即發
無上正真道意輙得立在不退轉地
從无生忍乃還天上
佛說光華梵志經第四十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
園與大比丘衆俱千二百五十菩薩
无央數人于時衆人无央數千皆來
集會在於佛所悉下騎駿行作沙門
各自與五百羣從修治道德精進不
懈成得神通生死根斷善權道證周
旋十方濟度衆生阿難白佛此等衆
學宿有何行本修何德乃致此譽神
通之慧然為第一佛告阿難乃往過
去久遠世時經歷劫數九十有一維
衛佛時有一國王名曰旃頭城号旃
頭摩提尒時有一梵志名光華博學

衆經廣宣法曲无義不達有五百衆
侍從啓受數數往詣維衛如来聽受
經典誘化羣黎開發愚冥勸示正真
行作沙門修德為業時彼國中五百
營從將五百人大臣羣僚亦作沙門
有大長者化諸羣衆皆復捨家行作
沙門奉行精進不犯禁戒命終之後
得生天上天上壽盡来生人間如是
上下終而復始九十一劫於此佛世皆
作沙門悉會佛所為佛作礼退坐一
面諸天龍神乾沓和阿須倫迦留羅
真陀羅摩休勒人與非人靡不来到
會於佛所稽首足下還住一面佛時
便笑阿難問佛何因縁笑至真世尊
終不虛欣唯說其意佛告阿難見此
衆人天龍鬼神来會者不荅曰已見
佛告阿難維衛佛時有一大國名旃
頭摩提王名旃頭皆奉大法帰命三
寶時有梵志名光華捻攝一達博綜
衆經无義不達見維衛佛化於十方
天上天下靡不啓親誘五百衆往詣
佛所而作沙門咸受經戒時其國王
棄國捐王與五百衆亦作沙門有大

長者亦化尋從五百之衆行作沙門普受道化進獲神通奉四等心慈悲喜護九十一劫不歸惡趣生天上人間今得人身志來會此亦普出家行作沙門啓受經戒皆得道證欲知介時所行梵志豈異人乎勿作斯觀則吾身是國王人民及大長者之衆皆是維衛如來至真同時學者彼種此獲功不唐捐皆自得之佛說是時无央數人皆發無上正真道意應時立不退轉地一生補處亦不可計得成羅漢亦復如是佛說是時莫不歡喜

佛說變悔喻經第四十一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俱介時有一居士欺世苦患万物非常身之所有財物如幻寄居天地猶如過客无一可貪唯道真正永可常存因便出家行作沙門精進不懈志本不違則便入山山中修行夙夜不廢不惜身命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守志不動不得道證心欲變悔還作白衣學道積年勤務不休然心冥冥不知所趣本在

人間數業說議口舌流盈人今在山中 生經卷第四 第三張 妥
復无所獲進退无宜不知所湊不如
脫衣還就吾業猶豫未定時山神樹神
覩之惜其功夫方欲成就反欲還家
志在瑕穢代之悵悵不可為喻因則
化作比丘尼身莫化亂意欲發道心
堅固其志其比丘尼身著珠寶面色
光榮非世所有復現妥人顏貌端正
色像第一姿爗煒暐衆類无逮俱相
謂言卿比丘尼何故身著寶瓔珞脣
口妙好猶如赤真珠比丘尼曰寶如
幻化骨如彩畫端正喻膏有何可貪
如卿今身色雖端正猶如春花身若
果落不久著樹四大合散无有正主
唯心為本在三界中獨來獨去无一
隨者禍福追身如影隨形三處皆空
无一可賴為罪所覆五陰六蓋心閉
意塞不解三昧比丘聞之心即覺了
知審如言識別四大本因緣合會身
自言剖判本空猶如寄居觀十方人
无有親踈則心了意解諸漏得盡生
死已斷志無起分出入自由不著垢
塵介乃達知山樹有故化如除浮雲

樹神跪拜自陳辛苦周旋三界五隂
所覆十二牽連忽始相因唯見愍哀
救濟此覆即為說經使心開解奉受
五戒修行十善塞惡三塗道心稍前
遂至無極入佛正真於時世尊告諸
比丘解其本末執心當堅无得後悔
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馬喻經第四十二

昔有長者畜一好馬初得之時志操
犇突不可御調適欲被騎擧前兩脚跳
上遊逸四出横走不從徑路入於溝
渠突樹牆壁其主長者甚懐瞋恨還
歸在家鞭撾酷毒不與水草獨令窮
困飢餓心惱而自尅責心中無計不
知何施空中聲出則告之曰順從其
主時无患難時馬心解明日長者故
乘騎試以著鞍勒馬即受之不復跳
踉騎上安住亦不為態牽東西南北
行從而不違與穀飲之隨時消息令
飽滿肥盛氣力後騎將行轉遂調柔
日日成就後生二子至數歲長者乘
之後不順從跳踉横走斷絶韁靽揣
杖加之不以改行還歸餓之乃思已

殃食以臭草飲以濁泉自作已受何
所復怨夜行見母長跪問言今者大
家獨見憎毒不得水草撾鞭甚酷母
獨高處不念親戚行来欣欣一身喜
樂高望遠視猶若鴻鵠不憂子孫獨
遇此酷其母荅曰是鄉身過何所怨
責長者授勒被鞍即便愛騎汝隨順東
西從之便見愛耳斯事極易而鄉反
之故獲此殃子聞母教明日即從長
者試之安然順之騎之授身令行即
行令住尋住長者大喜馬即調良飲
食隨時與母无異假以為喻長者謂
佛馬喻學人不受佛教放心恣意不
從道化故為說法令知去就跳踉走
行不可制者加以捶杖為演五戒十
善生天人中罪者示以地獄餓鬼畜生
勤苦之難三界之患往来輪轉無一可
安設不犯惡五戒十善乃闓化之四
等六度神通之行在於十方諸佛共
會三毒消除去諸陰蓋其子從母長
跪問曰前聞其師所行法則師說深
淺之行皆有意故五戒十善因為大
人說空無相願六度无極四等四恩不

在生死不住滅度乃入正真男果之

生經卷第四　第三十張　安

徒處神通乘周旋三界度脫一切

佛說比丘尼現變經第四十三

昔者舍衛之城城名拘薩國中有諸
舅逆婬亂之衆專為凶惡不隨徑路
一國患之以為酷苦伴黨相追共為
惡逆官家求取馳走叵得於時國中
諸比丘尼俱共遊行樹下精專思惟
正道不捨心懷衆比丘尼智慧第一
名曰差摩神足第一名蓮華鮮各各
有德行威神巍巍時天小熱俱行欲
洗詣流水側兇衆遥見即生惡心婬
意隆崇欲以犯之候比丘尼適脫衣
被入水洗浴尋前制挈衣持著遠處欲
牽犯之時比丘尼見發逆意意中愴
然愍之為愚因脫兩眼著其掌中以
示諸逆御所愛我唯愛面色今我以
盲何所可好復示膓胃身體五藏手
腳各異棄在一面謂兇衆言好為所
在逆兇見此忽然恐怖知世无常三
界如寄其身化成骨血不淨無可貪
者尋還衣被稽首悔過所作无狀反
逆无義願捨其殃長跪叉手各受五

戒將至佛所稽首于地自責其罪言
冥无知迷来日久作悪不罷不覺世
世當受禍危今蒙大聖垂恩救濟乃
感此至尊威德化眼去罪罪輕稍近
無為佛言善哉悪趣已離轉當成就
如樹花枝果實以茂行亦從斯諸人
欣然求作沙門佛即聽之正心為本
尋時出家守護諸根衆殃永除五
蓋不存三毒消滅為佛子孫以斷生
死自然神通尒乃識別佛之大恩

佛說孤獨經第四十四

昔有一人幼少孤苦獨一身居種作
廣田益有犁牛得取五穀乳酪醍醐
衆果菜茹不可限量供給遠近諸食
之者往来每與窮困名德流布普通
十方時說衆喻解悟其意當得伴黨獨
不可諧衆人咸来皆共居止在其人
邊居家遂多更立城邑取婦生子子
大衆多又轉年大教告諸子當可施
行護身口意布恩施德子各違錯不
從其教言又今已老何不寂然妄有
所教誰當受之又得子惱心自念言
吾本一身所豊廣施遠近下及不逮

生經卷第四 第十九張 安

令得諸子亂我身心不從其教不如
無子佛言人本立神一身清明能有所
益奉於正行强有所觀不解本无自
見有身因生五陰六衰之惑又為所
迷不至正真後解三界一切皆空五
陰悉除三毒自滅乃至无上正真之
道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生經卷第四

癸卯歲高麗國
勑彫造